

薛暮桥的讲话

那是陈翰老的学生,我和孙冶方、钱俊瑞、张经良、李柳原、陈洪道很多同志都在陈翰老的指引下研究农村经济问题,走上革命的道路。陈翰老1924年回国,由章元培先生聘请在北大当教授,认识了李大钊同志。李大钊同志称赞陈翰老的天才,介绍陈翰老为《共运国际》的编辑撰写政治译文,现在查行刊的一年中写了许多文章,因此在国际很有名。

1925年冬天,我和森同志从苏联回国,经过北京,和陈翰老谈了一个通宵,谈了彭湃同志在海丰领导的农民运动,使陈翰老认识了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,是土地问题,因此作农民运动研究。在李大钊同志被捕后,陈翰老待不住了,去走到苏联,在苏联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。当时他的苏联人根据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争论不休,陈翰老认为研究农民问题不能光靠经典著作,要做农村调查。因而在1928年回国后,因章元培先生邀请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,作了大量的农村调查,他的足迹遍全国,北到黑龙江,南到广东,中部河川的保定,江苏无锡。1933年社会科学研究所受到国民党人的干扰,已待不住了,1934年他辞职去中央山文化馆工作,搞广东农村调查研究。调查报告是他亲自执笔,用英文、中文发表了调查报告,在英、美、日、苏的影响很大。陈翰老的艺术活动,共党的政治运动不开的,他的调查报告在中国还是一个事在死地半封建的社会,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。因此国民党向苏区发动了几次大围剿,正在这个时候,陈翰老用英文发表了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,用太平洋学会的名义在国外发表。他还去加拿大参加国际会议,共各国专家交换经验,宣传中国土地问题,实际上是抨击国民党的围剿。这次活动在美、英、法、苏等国产生很大影响,使美国许多进步学者认识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是不对的。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不容易的,宣传革命问题根本上是土地问题是困难的,他是他和另外的作者改良主义的学者斗争是用不同的方法,特别是托派的改良主义(托派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已完成,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,不需要进行民主革命)相斗争。陈翰老用了大量材料证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,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。毛主席也是根据农村调查的,但调查范围限于中央苏区,范围小,只在苏区发表。陈翰

老的调查从华北、华中、华南收集广泛资料，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表，用大量事实证明党的革命路线的正确，当时起了很大的政治影响，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同时培养了一大批青年，其中包括我。非1931年初到社会科学研究所参加农村调查，经过半年后就离开了，但我以后一直在从事农村调查。后来又由陈翰老介绍到江西师范学院搞农村经济调查，陈翰老给我的任务要利用这个机会做农村调查，在江西发表了调查报告，在红旗报杂志上发表过。陈翰老在江西调查生活艰苦，在许家团东发表，当时在苏联刊登时编者说：作者虽然不忘布卢什维克（实际上他知道陈翰老忘布卢什维克）但是他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。陈翰老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受到排挤，1933年他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办不下去，他就到社会上搞调查研究。1933年组织农村经济研究会，他1934年在上海加入王寅生孙方斗之会，并从江西回上海也参加研究工作。他行交以详细的农村调查。他从江西回上海也搞北研究工作，后来回到上海。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，陈翰老是研究会主席。

《中国农村研究》刊物的出版遇到困难，第一卷定论学完培超词，吴克老、孙峻材的同意，开始国民党以为这是共产党的刊物。1935年在上海白共总四保组织被破坏，去逃到国外，在国外和我继续联系，利用我的调查资料，他在国外宣传，发表了很多文章，在美国影响很大。

1950年初陈翰老回到国内。农村经济研究会完成了历史任务。我们大家都很忙，当时的骨干份子都担任了很重要的工作，农村经济研究会自动停办。

陈翰老培养了许多同志，在经济工作战线上做了很大贡献。陈翰老在国外比在国内大，所以回国以后搞人民外事，担任外事学会副会长，多次出国访问，在人民外事方面作很大贡献。同时陈翰老对中青年一代培养教育，培养了许多研究生，直到现在还在帮助青年人。

陈翰老同许多外国朋友保持联系，袁德举先生、阿德里比先生、马俊德先生、路易·艾黎先生都是他的老朋友。在抗战期间陈翰老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和艾黎一起搞工合会作社，对解放区的工业建设起了很大贡献，工合又培养了许多干部。解放后，农村经济研究会打散了，工合也打散了，因为工合的干部现在已在全国经济战线上发挥很大的作用，作更大的贡献。

陈翰老快90岁了，我们祝陈翰老健康长寿，同时感谢今天参加会议的国外朋友。